

第二章 時代背景的考察

第一節 貧弱的偏安局勢

宋室自從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西元 1127 年）南渡，以臨安（今杭州）作為行都以後，國運即不振。百姓生活貧困至極，賦役的負擔亦極為沉重，而士大夫的生活，卻相反的極為優裕。如此兩極化的時代現象，逐漸累積為南宋社會隱伏的強烈矛盾。

在經濟上，朝廷策略的運用，是默許高級官員與富室巨賈買賣土地，平時號稱是「為國守財」，而遇有盜賊竊變、邊境擾動時，高官地主對於他們所兼併之財貨，則相對的會「樂於輸納」，貢獻國家，轉為宋王室之物。官員除兼併土地外，並且享有免稅特權，大肆兼併的結果，直接影響國家的稅收，在「民戶寄留於官，專為水患之備」的義倉，甚至也「為官丈蠹耗」¹的情況下，自真宗澶淵之盟以後，到理宗嘉定和議，更是雪上加霜，每年向遼、西夏、金輸銀、輸絹、輸茶，使已經被戰爭耗得很貧困的國庫更為空乏。故遇到朝廷急需，立即想以提高稅額解決問題，又加上「賦稅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弊」²，受到虐害的，永遠是一般貧苦百姓。

一般百姓的生活情況是：因為外患頻仍，冗官冗兵的負擔沈重，國庫支絀，不得不增征賦稅，加以貪吏為奸，造成賦稅之苛雜繁重，民生疾苦。只賦稅一項即有五類：公田之賦、私田之賦、城郭之賦、丁口之賦、雜變之賦，而且田賦分夏、秋兩次徵稅。百姓除了納賦之外，還要服役，這是一種職役而非力役，等於給百姓加上一種兼任的長期職務，這種長期的差役成為百姓的雙重負擔。

尤其到南宋晚葉，服務時間增長，雜稅名目繁多，又加濫發紙幣，幣值低蕩，通貨膨脹，促成經濟的紊亂。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太平時代人口眾多，生產力強，國家必定富足。宋室南遷，人口由徽宗崇寧時的四千三百八十多萬銳減為高宗紹興時的一千九百二十多萬，一則戰亂，百姓大量流徙死亡；再則國土與戶籍淪陷。到了南宋寧宗嘉定時（嚴滄浪大約 16 歲左右），又恢復到二千八百多萬，到了理宗末年（嚴滄浪大約 40 多歲左右），與金和蒙

¹ 清 畢沅撰《續資治通鑑》卷 166，台北：文光出版社，民 64 初版，頁 4537。

² 元 脫脫撰《新校本元史》卷 178，台北：鼎文書局，民 67 初版。

古戰爭頻繁，國土又被侵佔，人口又減少到一千三百多萬³。參看《宋史 地理志》和《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以發現百姓不報戶籍隱匿丁口，以逃避丁口稅和租稅，這個現象正足以說明民生凋落，生活疾苦以及官員行政效率之差。滄浪詩歌 庚寅紀亂 即充分反映這種社會現象。

另一方面士大夫的生活非常優裕，為籠絡士子，官吏的俸祿特別優渥，另有恩蔭的制度，一人作官，親屬恩蔭可至數十人，又有免稅免役的特權。所以，宋代的官吏幾無不富有。若能以名節自持，以廉恥相尚，尚可保持淳和的官箴，優游於生活之餘，從事詩文書畫的消遣，促成宋代文學藝術的發達。相反的，若未能養廉立恥，則士大夫淪為利慾薰心、爭權奪利的囚徒，其罪惡亦不可勝數，前有蔡京、童貫等聚斂之臣，後有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專權之臣，皆屬此類，尤其賈似道更是獨攬大權，為理宗所親信，欺上瞞下，卒以導致南宋滅亡。

當時，宮廷中帝王貴族生活更為淫奢，宮庭中不斷增建殿宇，御園中喜養珍禽異獸。滄浪詩 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因成五十韻 有隱喻與影射。這一切開銷，都必須對百姓橫征暴斂，不只形成苛賦，而且成為虐政。

當時有忠諫正直之士，如謝枋得、吳應麟等，極言賈似道「權姦擅國，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⁴但是理宗始終執迷不悟。

理宗開慶元年（西元 1259 年）元將忽必略大舉包圍鄂州，賈似道無計可施，只好遣使乞和，幸逢元憲宗卒，忽必烈為了爭帝位，引兵而還。賈似道匿稱臣納幣之議，偽報大捷。理宗不察，信以為真，竟下詔讚曰：「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奇，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以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⁵王室貴族、權門豪室繼續過著窮奢極慾的生活，民間的疾苦，忠臣的諫諍，當然喚不醒執政者與當權派的迷夢。滄浪詩歌 夢中作、劉荊州答 對於豪門生活之奢華，有所描述。

在軍事上，宋室採取飢年募兵之策，使軍隊成為難民收容所，不僅素質低、兵額大、軍費多，而且戰鬥力極弱。為防將帥擁兵自重，統兵權與調兵權分離，三司統帥有統兵大權，調兵權卻被剝奪⁶；「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悉歸樞密院」⁷，而樞密大臣又直接由國君任命，戰事發生，才臨時調派大將前往指揮。滄浪歌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 言「馳赤白囊，亟請淮旅」即是這種軍事制度的反映。更戍法的規定，將帥與士兵調動頻繁，上下互不相識，出征之時三軍之士不知統率者為誰，如何要求他們與之同生死、共患難？上下不能一心，如何提高戰鬥力量？⁸

³ 陳致平《中華通史》第七冊，台北：黎明出版社，民 66.5，頁 383-392。

⁴ 清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 177，台北：文光出版社，民 65。

⁵ 同上，卷 176。

⁶ 宋 徐松《宋會要輯稿》14 之 1，中華書局影印本，1957 年 11 月初版。

⁷ 宋 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台北：錦繡出版社，民 82 再版，頁 178。

⁸ 明 黃淮、楊士奇同編《歷代名臣奏議》卷 221，台北：台灣學生書店，民 53。

這種軍事策略是宋朝建國以來所訂下的「守內虛外」的治國原則。後世君主墨守成規，「繼守鴻圖，凡機防邊事，皆奉行先帝成規，不敢輒有改易」⁹，既未能改革，遂使貧弱由可能的推測，轉化為具體的事實。

對於當時，兵弱民疲的現象，與滄浪同時的理學浙東學派宗師葉適(西元 1150—1223 年)在《論四屯駐兵》奏議中，分析其原因是：「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副都統制，因之而侵刻民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這是明指軍隊統制的侵刻和朝廷權貴的專權。「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老成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則是點出，軍隊人數雖然眾多，卻戰鬥力薄弱的因素。

「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長久戰亂，以納幣割地，求得一時苟安，人民債負沈重，養生送死匱乏，導致民怨沸騰，難以收拾。

接著葉適提醒君上，如果繼續因襲積弊，讓國家錢財任憑疲憊的士卒耗盡，任憑權臣貪瀆，國家是沒有遠景的：「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付」？最後，明白奏陳君上：「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兵制既定，窮民才得以蘇息，進而：「厲其兵使必鬥，厲其將使不懼」。說法雖然簡單，策略卻很重要，而且實行容易。如果再不改弦更張，繼續姑息的話，導致的後果必定是：「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

由此可知，南宋積弱積貧的因素，是對外無明顯的盛勢足以嚇阻與驅逐強悍的外敵；而將領不是玩寇養尊，就是潰敗走避，能夠雄視海內，善於帶兵的並不多見；士兵則不是久戰厭戰，就是疲老懦弱。

嚴滄浪在《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因成五十韻》、《庚寅紀亂》、《送吳儀甫之合淝謁杜帥》、《促刺行》、《北伐行》、《平寇上史君王潛齋》等詩中，對於南宋兵弱、民苦的現實有諸多感歎。緣於對民生疾苦的關心與國盛兵強的企盼，嚴滄浪從客觀的歷史人物的敘事詠歎中，塑造出英雄人物、人格道德與精神意態都足以讓百姓仰望、嚮慕與依靠的，能夠紓難解危、安邦定國的亂世英雄，歷史傳說中所謂「個儻非常之人」。強烈的意識刻劃出形象鮮明的「個儻之人」，如《劍歌行贈吳會卿》、《古劍行》、《登豫章城》、《夢中作》、《劉荊州答》、《送吳會卿往淮南》等，詩中都浮動著豪氣干雲、雄視萬古的英雄人物形象。時代對於文人的影響有如此者。

南宋高宗從渡江逃生以及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航海避敵之後，重整殘局，鞏固君權，用權相，多授權。外則乞和，內則釋將兵權，專任權相，罷黜異論。表現出君權的獨斷，不由士大夫來參預國家大計。

⁹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3，頁 923。

南宋君主和權相使用「包容政治的控制」¹⁰策略。最初是對群盜，用收買手段，謂之召安；後來對多數官僚亦採用同樣策略。因為治理國家不得不用官僚；所以駕馭群臣，用而不全信任，去之不必重罰，且另予安頓。籠絡有名的士大夫以增朝廷聲望，但未必採納其批評和建議。於是外有好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的包容政治成為南宋的政治方式：抗論的奏議留中不發、聽而不行；抑言獎身，獎其忠君敢言。

言官如果堅持，則予以召見，溫諭其顧全大體，勸其與宰執和解，名曰調護；不肯妥協則調職，另陞清高職位；反之，君主及權相亦可利用言官，示意其上章攻擊朝廷不再留任的官員，名之曰御用御史。

如此形成南宋政治文化模式，上下相矇，官官相護，重形式，少實際，不講效率，只辦例行公事。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五中，論南宋衰亡之因，歸咎其「相多姦佞」及「姦臣弄權之日常多」。近代史家有南宋宰相權重，權姦禍國之說，言南宋之政治腐敗、兵無鬥志及民變醞釀諸衰亡因素，皆權相專擅所形成。¹¹

茲以嚴滄浪之生卒年為斷代，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年（西元 1192 年）至理宗淳祐五年乙巳年（西元 1245 年），略述嚴滄浪時代權相專擅史實，以求對於嚴滄浪生長時代之政治背景有較清晰之概念，或有助於嚴滄浪詩歌創作內容指涉與時代意識之認識與瞭解。

本小節擬討論者有三：依序為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

一、韓侂胄：其宰相任期，自寧宗開禧元年乙丑（西元 1205 年）7 月至開禧三年丁卯（西元 1207 年）12 月。¹²

韓侂胄為北宋名臣韓琦之曾孫，神宗女齊國長公主孫，以父蔭入官，為知閣門事。遂以外戚出入宮禁，深得內宮之助，漸得寵任。¹³

光宗紹熙五年（西元 1194 年）7 月，太上皇孝宗崩，光宗以心疾不能執喪及臨朝，憲聖太后當政。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使韓侂胄以提舉重華宮關禮入白太后，立嘉王為帝，是為寧宗。侂胄有策立之功，光宗寵用有加，權力日重，乃有謀圖朝政之意。

光宗紹熙五年 8 月，宰相留正因立儲事忤怒寧宗，侂胄從中離間，留正遂罷相。

趙汝愚繼相。侍讀朱熹勸汝愚用厚賞而疏侂胄，汝愚不聽。朱熹在經筵奏其姦，侂胄使優人峨冠闊袖扮儒者，朱熹遂去。吏部侍郎彭龜年上疏請留朱熹而逐侂胄，侂胄除劉

¹⁰ 劉子健 代序 略論南宋的重要性、黃寬重《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74.8 台一版。

¹¹ 鄧熾安《南宋權相政治》香港：私立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 80.6。

¹² 元 脫脫撰《宋史》卷 213 表第四 宰輔四，台灣：鼎文書局，民 67 初版，頁 5595 5596。

¹³ 《宋史》卷 474 列傳 233，頁 13771 13779。

三傑為右正言，一時坐偽學逆黨得罪者 59 人，朱熹遂罷去。侂胄既逐親汝愚者，更謀逐汝愚。寧宗慶元年（西元 1195 年）2 月，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誣陷汝愚以宗姓謀危社稷之罪，汝愚遂罷相。

侂胄雖未居相位，但以黨人為執宰，實已專擅中書及控制樞密院。寧宗開禧元年（西元 1205 年）7 月，侂胄始拜平章軍國事，三年（西元 1207 年）10 月 1 日即伏誅，居相位僅兩年三閱月，但權震宇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其所行事，不奏稟於帝，偽作御筆批出，時執政台諫多其黨，故隱其惡謬，寧宗為所蔽，仍恩寵有加。開禧用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懼，而侂胄意猶未盡。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密，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御筆云：

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¹⁴

翌日，侂胄入朝，夏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侂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¹⁵時為開禧三年（西元 1207 年）12 月。嚴滄浪大約 16 歲左右，詩歌中對於侂胄之事，未見有所反映。

二、史彌遠：其宰相任期，自寧宗嘉定元年戊辰（西元 1208 年）10 月至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西元 1239 年）10 月。¹⁶

史彌遠專權於寧宗、理宗兩朝，乃因誅韓侂胄建功、獲皇子皇后之助、策立理宗有功，以及殺濟王竑而增寵。

開禧三年（西元 1207 年）12 月，史彌遠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槌殺韓侂胄於玉津園。因其時金人索侂胄之首級始許議和，彌遠既殺侂胄，並命臨安府 侂胄棺，取其首以遺金，宋金和議始成。此舉為寧宗解除困境，彌遠遂得相位，恩寵有加。

嘉定元年（西元 1208 年）11 月，彌遠丁母憂，例應去位治喪。皇子詢請賜第行在，令其就第持服，便於咨訪。

皇子詢早卒。嘉定十四年（西元 1221 年）寧宗立宗室子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彌遠以美人納竑，伺其動靜，知竑恨己專權，遂萌斥逐之意。

嘉定十七年（西元 1224 年）閏 8 月，寧宗崩。彌遠矯詔廢竑為濟王，出居湖州，立沂王子貴誠為皇子，賜名昀，即登帝位，是為理宗。

¹⁴ 《宋史》卷 474 列傳 第 233 姦臣 4，頁 13776。

¹⁵ 同上，頁 13777。

¹⁶ 《宋史》卷 213 表第四 宰輔四 頁 5597，至卷 214 表第五 宰輔五 頁 5613。

理宗寶慶元年（西元 1225 年）正月，彌遠矯旨迫竑自縊死，此事引起朝野議論，一時牽連甚廣，即所謂「江湖詩禍」。滄浪族弟嚴粲、詩友戴復古亦受牽連。滄浪《臨池》、《北風》等詩作，極為隱晦地以事以景作譬喻，影射此事。

彌遠既策立理宗，復殺濟王竑以絕後患，理宗深德其功，雖有諫言彌遠姦惡，皆不聽。彌遠乃得專權用事。彌遠以獨相兼樞密，不設正任樞密使，兼擅軍權。

在內控制政權，採用陰柔之術為治。對於中書執政之權力，多所掣肘，或屢易參政，參政多非正任，且僅為具員，皆為其心腹，中書為彌遠所獨擅。

在軍事上，獨兼樞密院，無正任樞密使，而以參知政事兼之。

在台諫的操縱上，尤其廢殺濟王竑之事，為朝野所不容，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相繼上疏言濟王之冤，彌遠為抑止正論，乃引梁成大為監察御史，莫澤及李知孝為殿中侍御史，凡忤己者則相繼擊逐，時人目為「三凶」，台諫已成其鷹犬。凡台諫稿本，需經其過目，始行上奏，言路為其所控制，滿朝皆其黨羽，不敢再有異論，異己者皆被排擠，而異論皆被抑制。

理宗紹定四年（西元 1231 年），李全叛亂平定，收復淮安、盱眙，諸將皆希望朝廷第功行賞，彌遠曰：

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飢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皆一一遂其所欲，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¹⁷

由此可知，彌遠以利祿為餌，但不厚愛，以抑士氣，作為御人之法，且欲人效鷹犬而為其效死。

滄浪詩作有：

箭流元帥幕，城立叛營旗。
國體存矜卹，皇猶務遠綏。
且從鷹一飽，自待虎雙疲。¹⁸

當指此事。

史彌遠當政 26 年，獨掌軍國大權，為南宋在位最久之宰相。其施政方式，以奪權為目的，排除異己，但親屬與腹心，皆未受重用亦不顯貴。如其親密腹心周鑄老於布衣，其

¹⁷ 《宋史》卷 414 列傳 第 173 史彌遠，頁 12418。

¹⁸ 元 陳士元編次《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 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因成五十韻（83）。

兄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其甥夏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

對外的政策則一力主和，即使內有盜亂亦不速速舉兵平定，其不欲用兵，乃恐招金之懷疑。其任期內計有楚州兵變，汀州、邵武盜亂，江西、廣東寇亂等內亂，滄浪詩 避亂途中、有感六首、雷斧歌、平寇上史君王潛齋 於此有所反映。

史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 17 年。寧宗崩，廢殺濟王，立理宗，又獨相 9 年，其「擅權用事，專任儉壬」¹⁹，不思社稷大計有如此者。

三、賈似道：其宰相任期，自理宗開慶元年己未（西元 1259 年）10 月至德祐元年乙亥（西元 1275 年）3 月。²⁰

賈似道歷相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在位 15 年閱 5 月。專權擅政，權傾中外。

賈似道之得寵，乃得其姐後宮之助。其升遷甚速，由太常丞、軍器監。年始三十，已為兩淮制置使，得調度賞罰，得以便利其權勢之擴張。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西元 1241 年），賈似道為了鞏固自己在朝廷的勢力，乃重用學行俱嘉的理學大家，極力促成理宗晉封理學家之事；而忠烈之門、世家之後呂仲祥卻未及之，滄浪 贈呂仲祥 詩隱微指陳此事。

賈似道居相 15 年 5 閱月，自恃位高權重，上則欺君跋扈，下則擅權弄術，於理宗時代有如下者：

理宗開慶元年（西元 1259 年），蒙古軍入侵，似道竟與蒙古私定密約，許稱臣納幣，恐其事洩，拘執元使郝經。理宗未悉其奸，賜與玉帶²¹，恩寵有加。

理宗景定年間，似道為斂財，行公田、鹽權、市舶等新法，秘書監高斯得上疏言其害民，竟愿其章不以聞。

綜觀上述嚴滄浪時代，權相之所施所為，對於南宋之國勢影響甚大：

1. 權相任用私黨，排除異己，抑制清議，殘害士人。獨擅中書，控制政權。控制樞密院，奪取軍權。
2. 設特殊機關，擴張勢力，如韓侂胄於私第置機速房，居中調動兵馬；置國用司，兼擅財權。賈似道於臨安設都督府，便利其在外仍能控制朝中政權。
3. 操縱台諫，控制監察權。引附己者為言官，作耳目之寄，操縱言路，以聽導君上之意；以之為鷹犬爪牙，興黨禁以排除異己。其弄權之術，如出一轍。
4. 清議遭受抑制，士風日壞，士子言論受到鉗制。韓侂胄行偽學之禁，為了摧抑士子議事，有遭編管於外者，有遭黜降者。賈似道則以利誘之法，加太學

¹⁹ 《宋史》卷 414，頁 12418。

²⁰ 《宋史》卷 214 表第五 宰輔五，頁 5638 5655。

²¹ 《宋史》卷 45 本紀第 45 理宗五，頁 871 889。

- 生餐錢及寬科場恩例，士子乃貪利而無正論。士人有敢於議論者，皆受重罰。
5. 立士籍法，命士子書其鄉貫、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娶妻姓名、鄉鄰著押保結等項，方許納卷；嚴行覆試法，校對字跡，甚至需露體索懷挾²²。嚴復古在 祝二嚴 詩中言滄浪：「羽也天資高，不肯事科舉」，之所以不肯事科舉，或許與此相關。
 6. 權相當政士子及應舉者皆受壓迫殘害，無復清議之風。或有為利祿所誘，多諂媚求用，士風盪然無存。及其入仕，積習未改，遂趨炎附勢，成為權相之政治工具。南宋吏治日壞，與士風敗壞之關係，不可忽視。
 7. 對外用兵方面，韓侂胄祇求建己功名；史彌遠抑兵主和；賈似道用兵，賞罰不公。寧宗至理宗年間，對外策略，時戰時和，負約鬻敵，遂使南宋陷於覆亡。此皆與宰相擅權用事有關。

第二節 理學、禪宗的流行

一、滄浪與理學

南宋雖然背海建邦，背海立國，以兩浙為畿內，以福建江東為近畿地區，以與金接壤的淮河一帶為前衛地區，以軍事策應效率最高並可以掩護領土的襄陽一帶為聯衛地區，偏安了一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之內，有官吏貪污，官商勾結，大地主剝削，農民反抗。被徵召而來的兵士，只領軍餉，平日在地方上驕豪多怨，遇到戰爭發生，面臨危險，不是投降，就是逃走。在南宋威脅利誘的召安政策下，盜賊搖身一變，成為正規軍隊。正如同清王夫之在 宋論 中所言：「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群盜之降者也。」用的是降盜，因為平民百姓從未受過訓練不會打仗，能打仗的只有這些人，「不然，舉江南廂軍配囚弱之眾，惡足當巨寇哉？」在這麼混亂的政治軍事局勢下，卻從來沒有大規模的內亂，這一點是絕對不可以忽視的，連漢末、唐末都做不到。之所以能做到，宜歸功於理學之流行。

北宋理學的崛起，是在道教、佛教流行影響下儒學的自我深化，其後儒學持續在深化的軌道上發展其道德形上學，進而抵拒佛老。南宋理學依然流行，而且躍居社會文化的主流，朱熹、陸象山為其宗師。理學強調三綱五常的心性、天理基礎，為忠君和正統的觀念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理論，也為政治社會秩序提供莫大助力。統治國家，需要士大夫的支持，而在南宋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確有忠君和正統的觀念。他們「心在家國，心在萬民，而政治措施也往這方面去做。也因此，一切背道而馳的舉動，一般麻木之人不覺得什麼，

²² 徐松《宋會要輯稿》 選舉 四之 30.38，中華書局影本，1957年11月初版。

知識份子卻深有感受。權奸閹宦當政，知識份子會本其誠心，提出建議或批評；國勢日蹙，知識份子會蒿目憂心；宗社淪亡，知識份子會大節不改、忠義凜然。」²³

南宋對忠君、正統的觀念特別強調。在政治上，必須把權力的中心提高為崇敬的對象；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忠君正統觀念，對於內部政治的凝聚力所產生的長期穩定非常重要。可是，單靠忠君的觀念，畢竟力量不夠，所以還需要許多別的倫理綱常，構成一套理論，來支持忠君觀念。南宋的理學，或名道學，特別強調倫理綱常的道德教育，發揮了維持世道人心與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功能，正如學者劉子健所云：

同時，更深深的感覺到像北宋那樣的改革，假定能實現，也不能治本。根本的希望，還是在改正人心，改良社會，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他們認為必須嚴格遵守倫理綱常的道德。²⁴

嚴滄浪曾學於理學家包恢。包恢為包揚之子，而包揚曾學於朱熹和陸九淵。職是，師承關係上，作朱熹和陸九淵再傳弟子的滄浪，雖不以理學名家，但是對於理學兩家的學說，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心得。尤其在滄浪 10 歲左右才去世的朱熹（西元 1130—1201 年），在時間上與滄浪有交集。在地緣上，朱熹是福建尤溪人，尤溪位於滄浪生長的邵武東南方不遠之處。基於天時地利之優勢，滄浪對於朱熹的聞學，或許更為用心。

朱熹不僅講心性之學，更講格物致知之學，主張窮理以見性，認為做學問，應先博覽，然後求精求深。變簡變易，才不致流於空疏。思想體系的綱領是「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²⁵規模宏大，思慮精微，為中國文化史上繼孔子、鄭玄以後，最具綜貫能力的一人。他最偉大的精神表現在孜孜矻矻地從事著作和講學上。他認為：「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²⁶講學的次第則是教人「《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詩經》。」²⁷講學的次第循序漸進，做學問的態度，也是循序漸進，不躐等、不躁進，按部就班。經過如此訓練，其思考模式，也是循序漸進地合乎邏輯的思維。由於他政治地位極高，曾擔任過寧宗的侍講和修撰官職；學問品德俱尊，從各地來到閩中跟隨他求學問道的弟子極多；所以成為當時學術思想界的精神領袖，對於南宋士子庶人的影響，不僅是學術品德可尊崇，值得研修，而且讀書、做人的方法循序漸進，作合乎邏輯的理性思考，對於南宋談玄說理的義理之學，其影響更是根源性

²³ 李正治：《神州血淚行》，台北：故鄉出版社，1980.10 第一版，頁 233。

²⁴ 劉子健 南宋政治簡論 韓復智編《中國史論》，頁 1608，國立編譯館，民 74.7（原刊於《中國學人》第四期和第五期。民 61.7 和民 62.7，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

²⁵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 48，晦翁學案 上。

²⁶ 朱熹《朱子語類》卷 105，正中書局影印明成化 9 年江西藩司覆刊宋咸淳 9 年導江黎氏本。

²⁷ 黃榦《勉齋集》卷 36 朱先生行狀，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的。南宋人理性思辨能力很被強調，受理學思想薰染的事實，不容忽視。

滄浪詩歌的藝術表現，在章法結構的編排上，大多遵循傳統詩歌起、承、轉、結的章法結構，按部就班不紊地循序而進，正足以顯示其思維模式受過理學思想的訓練。

理學在原則上是以道德為價值的，不重事功，但是目睹南宋國步艱難，基於時代需要，遂有一派理學家崛起於浙東，提倡事功，先有呂祖謙，後有唐正則、陳亮。

其中陳亮曾與朱熹議論王霸，認為「義利宜雙行，王霸當並用」，移書反覆，始終不屈，氣頗猛銳，云：「功利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然其學「專言事功而無所承。」²⁸繼陳亮之後的葉適，則既言事功又重視傳承。

葉適（西元 1150—1223 年）（去世時，嚴滄浪 32 歲）從義理的立場出發，以經世之學在事功方面求發展，以期有補於實際。有宋一代學術思想的主流理學，所崇重的是傳統儒者明體致用的本旨，對於當時世道人心尤有大助益。可是，發展到後來，對於人性之辯愈是精微深入，相對地對於事功愈不重視，甚至於演變為「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²⁹

不過，嚴滄浪反對江湖詩派末流者之格調卑弱與叫囂怒罵，恐怕與理學末流者之所行有關：「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³⁰

嚴滄浪贊成理學家的「致知」、「窮理」和研讀經書，可以從他的《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一 詩辯（一）：「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可見他是「治經」的。再從 詩辯（七）：「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可見他是贊同理學家的讀書、窮理的。只是反對寫詩之人「其末流者，叫噪怒張」，因為不近人情地言行了不相顧，是「殊乖忠厚之風」的。³¹

這種觀點，正和當時理學浙東學派的「乘時而興」吻合。理學末流躍昇為社會文化主流，平日唯高談心性，遠於事物，斤斤計較於根本之學，對於政經文化視之為末而毫不措意，甚且隨意激評：

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闢捍邊者則目為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³²

²⁸ 清 黃宗羲、全祖望撰《宋元學案》卷 56 龍川學案，華世出版社，台一版，民 76 出版。

²⁹ 周密《癸辛雜識》續下集引沈仲固之語，所指「引用以為文者」為《四書》、《近思錄》《道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

³⁰ 同上。

³¹ 嚴羽《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一 詩辯（七）欽定四庫全書薈要，頁 1179-31.32。

³² 周密《癸辛雜識》，台北：新興書局，影印筆記小說大觀三編。

葉適秉承浙東學者的學風，特別看重史學，較偏尚於實際，尤措意於講明因果、評說世變、考索制度、議論時勢，其目的乃在於有補世道、以救時弊。

滄浪受浙東理學重視史學的影響，提倡在寫作詩歌以前先熟參自《楚辭》以下，漢、魏、晉、唐代的詩歌，所標舉的次第，正符合浙東學派的史學觀點；而其詩歌創作，偏尚於實際人物、事件，敘述世變以及時勢者很多，尤其在奮逸創作期的兩度江湖漫遊，沿途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的作品，大多是關切時事，合於時勢之作。特別是知識份子的自覺，所激發的社會使命感與憂國意識，成為這個時期詩歌的主題。

例如：平寇上史君王潛齋，既敘述世變時勢；又歌詠為保衛家園免於被蹂躪，保護生靈免於被塗炭的英勇將士；最後以史家觀點，認為采詩之官宜將此項功勳列入史冊。

又如北伐行，針對理宗端平元年（西元1234年），因急於恢復中原而負約鬻敵，引蒙古大舉入寇襄陽而襄陽守將叛降，襄陽失守，引起滄浪「此恨何時終」的嗟歎。滄浪的嗟歎，正是南宋理學家之歎，也是知識份子的千年之歎。

再如雷斧歌，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焦慮，如雷霆閃電，充塞全篇。

即使在夢中，如夢中作、劉荊州答、夢遊廬山謠示同志，滄浪亦為亂世茫茫、世途多蹇而憂戚。

與友朋的雅集，送別或留別的酬贈，訴說離情與殷切盼望彼此有書信互相存問之餘，無非是禱祝，禱祝的內容，大半是親朋友在干戈擾攘，烽火連宇宙的亂世旅行，務必平安，歸來。

凡此詩篇，都與南宋滄浪時代的理學家看重史事，偏尚實際，關心時勢的主張和作風相符合。滄浪思想受理學思想學說的影響是有跡可循，可以證明的。

滄浪的詩歌創作，從詩歌內容所涉及的學問、思想看來，滄浪遵循了南宋理學格物致知、讀史觀書、窮理盡性等廣博學習的精神，滄浪詩歌所涉及的學問，不僅儒家典籍，而且也涉及道家經典以及神異奇詭小說類書。

從其詩歌創作內容所呈現的主題看來，滄浪具有中國傳統儒生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關懷時局民生的憂國意識，對於社會有強烈的使命感。

理學對嚴滄浪的影響，是由內到外的，由思想意識到行為實踐的。

二、滄浪與禪宗

宋代正是禪宗大德輩出的鼎盛時代。《宋元學案》說：「宋代釋家以禪宗最發達。」宋代的律院講寺多改為禪院。禪宗自從百丈懷海創立「叢林制度」後，對於社會的影響極大，當時很多大儒都嚮往禪院的規模和教育方法，宋代理學家的靜坐、講學、篤行的風氣，和書院講學的制度，都受到禪宗的影響。由於中國原有文化中，即有很多和禪宗相契合的地方，宋代理學書院所講的理學，不論二程、朱熹、陸象山或呂祖謙的書院，多多少少總不免染上一層厚厚的禪宗色彩，有人說宋的理學「儒表禪裡」，並不是過分的。

禪學流行衍佈廣遠深入，有很多儒者與禪宗往來，並進而影響生活。嚴滄浪受臨濟宗宗杲的啟發，且與禪師交遊酬唱。

詩歌表現自然本真的藝術直覺思維方式，與禪宗圓融自足的自覺體驗方式是相通的，嚴羽《詩辯》中所言的「妙悟」顯然得自禪宗的啟發。詩人摒棄知性邏輯思維方式，以虛靜空寂的直覺，體驗與反映繽紛的宇宙萬象，澄澈的心如空潭之印月「森羅萬象，一時皆觀」，這種不得知解的直覺思維是自然的，這種自然

不是三度空間之自然，而是浸漬在時間之內四度空間之自然，自然在此不是靜態的被刻鏤，而是動態的被感受而把握。³³

詩歌中的光影、聲響、泉水、飛鳥、雲彩、林木、風雨，都是被用來完成「剎那間的永恆」、「一境中的萬有」³⁴的效果，構成了詩歌中「普遍存在的時間意識主題」³⁵。也是「世界是即自完滿的，其每一刻都充滿意義」³⁶，事件在時間之流中是無心的，人的視野在空間的延展中是完整的，是「完滿世界的一刻」。當詩人禪思時，「在時間與空間之間的創造性，一切都幻化無跡，又極自然豐足」³⁷。

這種圓滿自足的美感，不落言筌，不可言說。「不存在於語言本身的觀念意指裡，而是只存在於語言所『喚起』的特殊經驗的整體內涵與律動之中的」³⁸經驗的內涵與律動的感知則來自人性潛能的賦予，是「般若直觀的大行為」：

時間在剎那的現在中，有空間化的方面，把時間來空間化，把時間來空間化的東西就是『自由的行為』。『自由的行為』是般若直觀的大行為。³⁹

而原屬於時間藝術的詩歌創作，就是詩人刻意在構設一個整體的深具美感性質的空間形象，因而必須在時間上前後連續的詩句裡，「作種種發展性的描繪與呈現，但是設法以『天地之境，洞焉可觀』的單一觀點來統整全局，讓我們產生『處身於境』，而『所見景物』皆為『境』之一部分的『象』，因而遂有了『了然於境，故得形似』的感覺。」⁴⁰於是，詩歌裡所呈現的景象，雖然配合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但是「詩中所要表現的，

³³ 柯慶明《境界的探求》，聯經，民 66，頁 240。

³⁴ 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頁 136，東大，民 86.9 出版。

³⁵ 同上。

³⁶ 高友工《律詩的美典》下，《中外文學》18 卷第 3 期。

³⁷ 同上。

³⁸ 柯慶明《文學美綜論》，李正治主編《政府遷台以來文學研究理論及方法之探索》，台灣學生書局，民 77.11 初版，頁 93。

³⁹ 禪的哲學 李世傑、張曼濤主編，《禪宗思想與歷史》，大乘文化出版社，民 65，頁 12。

⁴⁰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試論漢詩、唐詩、宋詩的美感特質 頁 245-255。

卻仍為未曾變異的同一觀照的處身之『境』。」⁴¹在時間的長河裡，把彈指之間即現即逝的氛圍、感覺、意緒、心情、渴望，種種觀照到的意象，透過語言表現出來。表現為詩歌耐人尋繹、餘味無窮的蘊意。

乃不泛說理，而狀物態以明理，不空言道，而與器用之載道。拈此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下者，使寥闊無象者，託物以起興，恍惚無朕者，著跡而如見，避之無極太極，結而為兩儀四象，鳥語花香，而浩蕩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菲之情傳焉。舉萬殊之一殊，以見一貫之無不貫，所謂理趣者此也。⁴²

詩人語不涉禪，語言中隱微恂恂的趣味，很難尋出理路。其中的美感經驗難以言筌，這種空寂的美感本身，即是內證的經驗，而擊物穿境的「心凝形釋」，則是內心的意識。禪道與詩道，在此有相似相通之處。人心與人心之間，亦有相似相通之處，詩人自身美感內證經驗的「悟出」而織譜成詩歌，讀者「悟入」詩作而喚醒自身的美感內證經驗，詩人與讀者的心靈意識在詩歌的言語之外，交會！

在嚴羽生活的時代，只有臨濟宗和曹洞宗勢力最大，因而滄浪的詩論，也以臨濟宗和曹洞宗之禪學宗風作為比喻。兩宗之中，滄浪的禪學取向，又偏向於臨濟宗⁴³，其證據如下：

(1)就時空因緣而論

當時以正覺為代表的曹洞宗「道法寔盛於江淮，大被於吳越。」⁴⁴

以宗杲為代表的臨濟宗，其道法則宣揚於浙江、福建為主。有他的詩為證：

吾於閩有大因緣，夜夢晝思無間然。
他日定歸洋嶼去，楞伽室內作終焉。⁴⁵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是宗杲的弟子根據宗杲在浙江臨安、明州（今寧波）與福建福州、泉州等地上堂所言之法語，共有 30 卷，刊行於孝宗乾道八年壬辰（西元 1172 年），就時間而言，出生於 20 年後的滄浪，有相當高的可能，讀到這一本書。

洋嶼庵在福建，嚴滄浪是福建人，而且一生之中，除了理宗紹定二年己丑至紹定四

⁴¹ 同上。

⁴² 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2。

⁴³ 張伯偉：《禪與詩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1 初版，頁 83 106。

⁴⁴ 《大藏經》第 48 冊《天童覺和尚小參語錄 序》、《天童正覺禪師廣錄》卷五，頁 57。

⁴⁵ 同上，第 47 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若懷首座求讚歸洋嶼庵 詩》，頁 862。

年庚寅（西元 1229—1231 年）為了避內亂離鄉三年到江淮一帶以及理宗端平元年至三年（西元 1234—1236 年）到過吳越一帶之外，大部份時間平居於邵武家鄉。因此，就在時空因緣際會之中，滄浪受禪學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宗杲禪師語錄在福建的影響力，另有旁證：與嚴滄浪生卒年有交集，同是福建人的理學大家朱熹，其《朱子語錄》中，即引用宗杲「寸鐵殺人」等語。《佛祖歷代通載》卷 20 云：朱子「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乃其來有自：

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惠語錄》一帙爾。

由是可知，思想文化之流行衍佈，無物不入，無遠弗屆。

(2) 就其書信而論

《滄浪集》卷一附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云：「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杲也）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參禪精子。」

嚴滄浪以「參禪精子」自比，而他用以自比的禪師即是臨濟宗的宋杲禪師。由此可以證明他對臨濟宗杲禪師的嚮慕。

(3) 就其詩話而論

主張妙悟

與宗杲同時的曹洞宗正覺禪師主張默坐默照，提倡默照禪。宋杲則提倡公案禪，主張妙悟，對於默照禪不惜造口業，屢加駁斥：

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禪』，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聲。士大夫為聰明利根所使者，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便以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照為極則。⁴⁶

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誑諱人，以悟為建立，自既不信悟，亦不信有悟底，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為則，若說得天花亂墜，不悟總是痴狂外邊走耳。⁴⁷

⁴⁶ 《大藏經》第 47 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6 答陳少卿季任，頁 923。

⁴⁷ 《大藏經》第 47 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30 答張舍人狀元安國，頁 941。此指以無言無說，閉眉合眼，謂之默而常照為禪者。

今時學道人，不問僧俗，皆有二種大病：一種 ；一種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而聞說佛法禪道不在言句上，便盡撥棄，一向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靜坐觀心默照。⁴⁸

參禪在於人心解妙悟，不在於言句解說。
嚴滄浪秉承其說，在 詩辨（一）說：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在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

主張多讀書、多窮理；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士人博覽群書，本以資益性識，而返以記持古人言語，蘊在胸中作業，資談柄，殊不知聖人設教之意。⁴⁹

嚴滄浪 詩辨（七）主張：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要多讀書擴展知識領域，增進自我生命內涵的深度與廣度；多窮理、領悟宇宙萬象的自如真性，觀照自我生命的虛靜空寂與繽紛圓滿。若以詩歌創作來體現，則是不展示豐饒學養、多誌典故異聞為主要目的的才學之詩，不刻意強調言語辭藻之華美富麗，不展現險怪艱澀的文字之詩，以及不專擅寫作論辨義理的說理之詩，而是以豐厚的學力為基礎，以章法清晰為內在脈絡，寫出讓讀者會心的詩作，讓讀者在文字之外，有所領悟，有無窮的意會，有耐人思繹的餘韻。

4.就其精神抱負而論

宗杲自命所傳之臨濟道法是「正宗」、「正法眼藏」，為了護法，直斥曹洞宗法和正覺禪師：

正宗淡泊，邪法橫生。⁵⁰

⁴⁸ 同上，卷 20 示無相居士郭直殿子立，頁 895。

⁴⁹ 同上，卷 19 示清淨居士李提舉獻臣，頁 890。

⁵⁰ 同上，卷 24 示遵璞禪人，頁 913。

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個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每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⁵¹

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為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詆之，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⁵²

嚴滄浪論詩所表現的精神抱負，與宗杲相比照，有相似之處：

夫學詩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若自屈退，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⁵³

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 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⁵⁴
僕之 詩辯 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直取心肝劊子手。⁵⁵

滄浪認為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否則即為「下劣詩魔」入侵；認為「正法眼」無傳，故自定「詩之宗旨」；直言指陳江西詩病，即使獲罪於君子，亦在所不惜。這種護持詩道的態度與抱負，正與宗杲護持禪道的態度相類似。

滄浪為了挽救墮頹的詩風，提振衰靡的氣象，不惜得罪當時勢力仍極龐大的江西詩派與方興未艾的江湖詩派，發表言論激烈的詩話，這種社會擔當與個人抱負，除了受理學諸位大家的影響之外，亦兼受禪宗的觸發，是可以肯定的。

詩與禪互相影響，詩道與禪道相輔相成，使禪師之詩與詩人之詩相得益彰，宋代的這種情形，可與西方的神秘主義互相印證。法國神父白瑞蒙（Henri Bremond）素以精研神秘主義文獻著稱，他在西元 1925 年刊《詩醇》講義，闡發瓦勒利（Valery）之主張，崇尚文外有獨絕之旨，詩中蘊難傳之妙，由聲音以求空際之韻，甘回之味⁵⁶。正是嚴滄浪 詩辯（七）所言：「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的闡發。當時人柯耐（Edmund Gurney），所撰《不可名言》（Tertium Quid）一書，論詩以悅耳（ear pleasure）與饜心（mind pleasure）並舉，而歸之「不落理路，神行無方」（unreasonable or magical element）⁵⁷。西元 1926 年白瑞蒙刊《祈禱與詩》（Prière et poésie）為《詩醇》之續，重申不落理路（le rationnel）之旨，乃為《詩醇》所言：「教誨、敘記、

⁵¹ 同上，卷 29 答陳教授阜卿，頁 936。

⁵² 同上，卷 26 答陳少卿季任，頁 923。

⁵³ 詩辯（一）。

⁵⁴ 詩辯（七）。

⁵⁵ 《滄浪嚴先生吟卷》附錄 答出繼叔吳景仙書。

⁵⁶ 錢鍾書《談藝錄》88 白瑞蒙論詩與嚴滄浪詩話，台北：書林，1988.2 一版，頁 268。

⁵⁷ 同上，頁 269。

刻劃，使人動魄傷心，皆太著言說，言之大有物是辯才，不是真詩。」⁵⁸其說正是嚴滄浪詩辯（七）所言「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的異曲同工之倡。

《詩醇》所言「真詩人必不失僧侶心，真僧侶亦必有詩人之心。」⁵⁹這種中西文學的冥合，正是詩、禪可以合參互喻的佳例。

宋代禪學思想的流行衍佈，對於宋代詩話的體裁形式、詩論以及詩歌創作的影響，昭然可見。出生於南宋學術文化重心的嚴滄浪，受其影響，亦已有證據了然可考，可以確定。

嚴滄浪在禪宗文化氣氛下，受到影響的，不僅是詩論的形式與內容，更不容忽視的是在禪宗文化影響下的一種美感，一種林下清幽閑適情趣的追求，自然界的清泉、危石、山林、風、月以及禪寺所在的幽境，便成為滄浪追求內心寧靜的寓所。

這種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適意、人生哲學，使中國士大夫的審美情趣趨向於清、幽、寒、靜。自然適意、不加修飾、渾然天成、平淡幽遠的閑適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境界。⁶⁰

滄浪詩歌創作中，具有清、幽、寒、靜等禪趣者，例如：

訪益上人蘭若

獨尋青蓮宇，行過白沙灘。
一逕入松雪，數峰生暮寒。
山僧喜客至，林閣借人看。
吟罷拂衣去，鐘聲雲外殘。⁶¹

尋甯山人所居

幽人以道隱，結茅岩之東。
余亦避世客，逢君於此中。
鳥因留食至，泉為煉丹紅。
向晚下山去，月高秋色空。⁶²

即在詩題中，標明禪師名諱，詩的內容亦涉及與禪有關的人物與景象。

⁵⁸ 同上，頁 275。

⁵⁹ 同上，頁 272。

⁶⁰ 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天宇出版社，民 77，頁 128。

⁶¹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30）。

⁶² 同上，（36）。

新涼

小院新涼水竹通，鳴蟬聲斷晚來風。
忽然坐睡夢騰去，不覺殘書落手中。⁶³

清幽閑適之情，以自然界的水竹、鳴蟬、涼風以及坐睡入夢的人物呈現。

空齋

寒燈照疏竹，棲禽時復驚。
默坐空齋夜，寂寂道心生。⁶⁴

在疏竹繞生的齋房裡，於深夜的寒燈下靜坐，自性空寂之心產生，即使是棲禽驚飛啼叫，亦干擾不了我的寂寂道心。

從嚴滄浪詩作，所使用的語言和意境，可以明顯地看出受南宋禪宗文化流行影響的痕跡。

第三節 嚴重的江湖詩禍

南宋一代楮錢發行的數量增加的速度極為驚人，遂引發通貨膨脹，造成物價高漲。大批知識份子在科舉制度取士冗多，門蔭補官、胥吏出職、進納實官等冗官體制之下，形成進身之路更形困難的窘境。於是通貨膨脹的經濟現象與江湖謁客大批出現的社會現象成為正比例的相關。就滄浪生長的寧宗和理宗時期而言，寧宗開禧嘉定期間，是南宋物價高漲的第一高峰，此時江湖謁客也大量出現。理宗時期，上半期物價又高漲一倍，江湖謁客也增長一倍；下半期又比寧宗時的第一高峰上漲十倍。有不少的謁客成為社會的浮游階層，作為非官非隱的階層，他們把自己的行謁稱為「賣詩」，投獻詩作可以換來達官貴人的賞識，因而游謁權門者，絡繹不絕⁶⁵。

自理宗以後，政治、經濟、內亂等社會現象，加上金人和蒙古人的外患，使國勢更形危殆，國家元氣在長期戰爭之下，凋零斷喪。大時代、大環境的沉重陰影，投射在詩人的心田，在社會現實條件的衝擊下，進退失據，生活不寧，內心苦悶。於是，部份詩人對於社會政治等現象表示冷漠，把更多的關注投向自身，聲氣相通者，呼朋引類，同憩同游，游於江湖漁者之間，吟詠唱和，既排遣時代的苦悶，又消磨個人的歲月，所創作的詩歌，

⁶³ 同上，（22）。

⁶⁴ 同上，（142）。

⁶⁵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1 第一版頁8 10。

以描寫眼前景物，身邊人物以及心中情事，以抒發個人的主觀感受為主題重心，心田滋長不出氣象壯闊、氣魄雄渾，意興暢快淋漓，神氣飛揚高拔的情感與意志。於是表現在詩作上的語言風格，意象荏弱，篇題枯窘，題材狹隘，情意淺近。部份詩人仍懷著青衫不失濟時之心，仍懷著對國家社會責任的使命感；以詩作反映社會與國家安危有關的重大時事；反映當時飢饉年歲和蝗害旱災下，人民生活狀況的苦難；描繪賦稅的繁重及官吏催租的惡劣形狀；刻劃權力階級的驕奢淫逸，揭露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甚至對於權相矯詔，擁立理宗之事，亦不懼當權派勢力，寫詩諷刺，招來詩版被燬、詩集被禁的詩壇浩劫。

這些布衣詩人與失仕的中下級官吏，繼永嘉四靈之後，標榜撰作不用典故，不使事，不賣弄才學的詩歌，以平民化為口號，以恢復平易抒情的寫作風格為趣向。形成風氣，隱然自成一派，和浙江錢塘的書商陳起（字宗之）常相往來，彼此交換詩作，互相唱和。陳起收集這些詩人的作品刊行，名為《江湖集》，這些詩人於是被稱為「江湖詩人」。

根據《宋史 理宗本紀》記載：

寧宗嘉定 17 年甲申（西元 1224 年）八月，寧宗病篤，史彌遠「稱詔以貴誠之皇子，改賜名昀」。寧宗駕崩後，史彌遠矯詔「稱遺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是為理宗。理宗寶慶元年乙酉（西元 1225 年）正月八日

湖州盜潘壬、潘丙、潘甫⁶⁶謀立濟王竑，竑聞變，匿小竇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州兵誅賊。彌遠奏遣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賊平；又遣其客秦天錫托宣醫治竑疾，諭旨逼竑死，尋詔貶為巴陵郡公。

史彌遠擅權把持政柄，廢立並謀害濟王，朝廷重臣激於義憤，相繼上書。先有真德秀上疏：「雲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有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

⁶⁷同年五月，鄞若水上封事：

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 棄逐濟王，並殺皇孫，而奉迎陛下 強臣恩以陵上，
小人情強以無上， 為上者暗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⁶⁸

同年七月，洪咨夔上疏⁶⁹，九月，胡夢昱⁷⁰又上疏，魏了翁也表明自己的態度。史彌

⁶⁶ 周密《齊東野語》卷 14 巴陵本末 「含山狂士潘甫，與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入。」。

⁶⁷ 《宋史 真德秀傳》。

⁶⁸ 《宋史紀事本末》卷 88 史彌遠廢立。

⁶⁹ 《宋史 洪咨夔傳》。

遠乃指使監察御史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澤相繼進行彈劾。真德秀罷祠祿；洪咨夔鑄二秩；胡夢昱除名勒停，象州羈管；魏了翁落職，罷新任，追一官，靖州居住。⁷¹當時，「江湖詩人大多站在真德秀這一邊，以自己的詩歌創作與整個政治鬥爭桴鼓相應，為反映史彌遠廢立起了推波助瀾、擴大輿論影響的作用。」⁷²諷刺黑暗的時局和一手把理宗立為皇帝的權臣史彌遠⁷³。史彌遠為了排除異己，派遣同黨到處尋找證據，網羅罪名。

方回《瀛奎律髓》卷 20 劉克莊「落梅」詩評：

當寶慶初（西元 1225 年），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岳稿》與焉。宗之賦詩有云：

『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 劈《江湖集》板皆坐罪 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 紹定癸巳（西元 1233 年），彌遠死，詩禁解。

一時江湖詩人獲罪的除了因「落梅」⁷⁴詩而被貶斥的劉克莊以外，尚有因「秋雨梧桐」、「春風楊柳」詩聯而「坐流配」的陳起，因「春」詩中有「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二句而「謫春陵」的曾極⁷⁵，以及因個人政治恩怨而「被貶斥」的敖陶孫⁷⁶。而「族貴且蕃，兄弟群從多掇高科、登顯仕」，尤以能詩為名的趙汝迕，亦避免不了受牽連而「謫官發落而卒」。⁷⁷

至於劈燬的《江湖集》所收錄的詩人之詩，因為隨得隨刊，非刻於一時，版非一律，最初的分隸無義例，散漫參差，檢索困難。直到清代《四庫全書》編刊時，加以整理，除兩淮鹽政採進本《江湖小集》95 卷所收詩作凡 62 家外，復就《永樂大典》所載《江湖後集》，兩相比照校對，重複者刪除，增補詩作凡 47 家，著錄《江湖後集》42 卷，所收詩作共計 109 家。⁷⁸於是，江湖詩派作家的姓名、篇什，始條理分明。109 人之中，較為出

⁷⁰ 《宋史紀事本末》卷 88 史彌遠廢立。

⁷¹ 《續資治通鑑》卷 163、卷 164。

⁷² 費君清 對南宋江湖詩人應當重新評價，《文學評論》1987 第 3 期。

⁷³ 《宋史紀事本末》卷 88 史彌遠廢立：理宗原名趙與莒，本是浙江紹興一位保長的外甥，乃宋室之遠親，史彌遠排除內定皇儲，一手立為皇帝，其帝位亦憑恃史彌遠在朝廷中的勢力而穩固，但在封建時代，其出身畢竟不如濟王竑之貴顯，如此心病使其對濟王廢立之事始終特別敏感。

⁷⁴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3 落梅 詩云：「一片能教一斷腸，可堪平砌更堆牆。飄如遷客來過嶺，墮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粘衣袖久猶香。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

⁷⁵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⁷⁶ 同上。

⁷⁷ 《永樂大典》卷七《人物志》。

⁷⁸ 李曰剛 晚宋的江湖詩派 作 109 家；梁崑 宋詩派別論 作 109 人；鄭亞薇《南宋江湖詩派之研究》作 110 家；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作 138 位。今依據吾師李曰剛先生之說，作 109 家。

色的有：與嚴滄浪同時號稱「三嚴」之一的嚴粲，滄浪有詩 送嚴次山⁷⁹與其相酬贈；並以詞聞名，工聲律，進樂書，乞正雅樂⁸⁰的姜夔；思想內容超過同時江湖詩人，「前後立四朝，天性忠愛」⁸¹，著有詩話及詩歌創作的劉克莊；南渡後與理學家陳亮交游的劉過⁸²；以及嚴滄浪的長輩並詩友載復古，復古從林景思、徐淵子講明句法，登陸放翁之門學詩，遊歷廣、見聞多，「為學高深而奧密，以詩鳴江湖五十年」⁸³。

江湖詩禍所禍及的 109 個江湖詩人中，不僅有當時詩歌、詩論的名家，而且有與滄浪交遊情篤的詩友以及族弟；最大的震撼打擊是當時士大夫寫作詩篇被禁止，雖然十年之後的紹定癸巳年間史彌遠死而詩禁解，但是，其影響之深入長久，與北宋蘇軾時的「烏台詩案」是相同的，士人寫詩措詞用語小心謹慎，避免招來文字之獄。滄浪的詩歌遣詞用字之間亦不敢大意，議論時勢政治的詩作，所使用的典故，用之不著形跡，且極為隱晦，不落言筌，由讀者自行領會解讀。

例如：詩禍發生當年所寫的 燕：

巢破春雛半不存，啣泥空傍主人門。
一生巧計輸黃雀，飲啄官倉長子孫。⁸⁴

寫的分明是濟王竝這隻雛燕，被史彌遠這隻黃雀飲啄而死之事。

同一年所寫的 臨池：

乍涼池館雨初收，菱角蓮房共趁秋。
獨恨碧波渾占却，更無剩水浴沙鷗。⁸⁵

隱約控訴的，則是所有的空間隙縫，都已被渾濁的污泥占據，士人庶族已沒有剩餘的空間可以發表詩作。

甚至詩禁已經廢弛以後的十年，滄浪安慰忠烈之門、宗主之後的呂仲祥，未受晉封所贈的 贈呂仲祥 詩，起句「雪中誦招隱，高臥閉琴樽」⁸⁶，化用《楚辭》離騷之意，隱微地為呂仲祥之未遇抱屈。

江湖詩禍對於嚴滄浪的影響有如此者。

⁷⁹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90)。

⁸⁰ 《江湖小集》卷 270。

⁸¹ 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鼎文書局。

⁸² 《江湖小集》卷 325。

⁸³ 同上，卷 273。

⁸⁴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25)。

⁸⁵ 同上(23)。

⁸⁶ 同上(85)。